

白

话

范忠信 袁 坚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庄

子

223.3
5

2000.11.14

81299

白 话 庄 子

范忠信 袁坚



200113894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2 年 · 北京

(京)新登字 097 号

责任编辑：张品兴

封面设计：解朝阳

白话庄子

范忠信 袁 坚 著

出版发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

经 销：新 华 书 店

印 刷：北京通县长凌营印刷厂

787×1092毫米 32开 10.8印张 231千字

1992年6月北京第1版 1992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0册

ISBN 7-5043-1583-4/I·144

定价：5.50元

编 者 的 话

《庄子》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颗明珠，也是中国古典文学宝库中的瑰宝。把这样一部思想名著用通俗易懂的白话翻译和白话诠释的方式推荐给普罗大众，应该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国宝不能老锁在文言文的库房里，只有在普罗大众的了解和传诵中才能获得永恒的魅力和生命；也只有在这样的过程中，才能不断地拂去这些珠宝上的蒙尘。出于这样的动机，我们不揣冒昧地译完了《庄子》，并尝试着对每篇各节进行了白话诠释。我们谨将它呈献给广大喜爱《庄子》的读者，并期望得到他们的批评指教。

庄子和他的门徒们是公元前四世纪至公元前三世纪间中国的真正智者。他们不甘象儒、墨、法、阴阳、兵家一般地作“帝王的谋士”，他们严肃认真地思考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宇宙的本质、物质的起源、自然的根本规律这样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在探讨这些“玄而又玄”的“形而上”的问题时，他们在相当程度上超越了世俗观念和物质天然屏障的局限，取得了惊人的哲学成就。他们那高度精炼的思辩性的哲理语言，不仅在当时被视为“其辞难知”、“大而无当”，就是在今天也仍然使人们有玄妙深奥、晦涩难懂之感。这就使得对《庄子》进行白话翻译和诠释十分必要。尽管这样做可能有损原意，可能会使原先极为深妙高雅的哲理命题变得平常而通俗，但毕竟这样做的正面意义要大得多。在我们看来，“白话庄子”这一课题给我们的任务不仅仅是把《庄子》各篇各节的原文一一对应地译成白话文，更重要的是要把《庄子》中的深奥哲理用白话诠释出来。所谓诠释，就是要用今人熟悉的思想符号系统把其中已揭示的

道理解释清楚,把其中已经点到但未能说明白的道理更明白地说出来,更把其中虽未能点到但就其逻辑应自自然然顺理成章地推论出来的更深更大的道理延伸出来。用白话去完成这一切,这就是本书书名所谓“白话庄子”的主要含义,也是本书与其它同类著作的主要差别所在,亦即本书的特色所在。因此,本书的重点在于“话”即“诠释”,而不象其他古籍白话读物只有古文的白话翻译和文白对照。

《庄子》一书,《汉书·艺文志》著录有 52 篇,但现仅存 33 篇,包括内篇 7 篇,外篇 15 篇、杂篇 11 篇。这种内、外、杂篇的划分,是历代注释《庄子》的学者们所为,并非原书体例。自明末哲学家王夫之(船山)以来,直至当代哲学史家们如冯友兰、侯外庐等,均认为《庄子》内篇很可能出自庄子本人之手,而《庄子》外篇则明显不似庄子本人所作,可能出自庄门弟子后学之手;至于《庄子》杂篇,驳杂而无统,大概既有庄门后学的作品,也有别家东西杂入其中,多与庄子的思想不符。因此之故,我们在翻译和诠释时舍弃了杂篇 11 篇,仅保留内、外篇两大部分。若有读者对杂篇也有兴趣,请查中华书局所出的各种点校本、注释本。杂篇 11 篇分别是:庚桑楚、徐无鬼、则阳、外物、寓言、让王、盗跖、说剑、渔父、列御寇、天下。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们参考了清末至现代注庄各家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参考了明人王夫之的《庄子解》(中华书局 1985 年排印本)、清人郭庆藩的《庄子集释》(一、二、三、四,中华书局 1961 年排印本)和今人陈鼓应先生的《庄子今注今译》(全一册,中华书局 1982 年版)。

出于向大众推荐庄子的考虑,我们在译论时省去了对原文的繁琐注释,只在白话译文中保留一些必不可少的注释,仅帮助读者理解文意,不作考辨。每篇以白话翻译开头,继之以

全篇诠释，最后附上该篇原文，以求信实和方便查核。我们有意避免了这样一种编排体例，即把每篇分成若干段，每段先出原文，再出白话，最后是解说或赏析。我们认为这种编排有损庄子思想的连贯性、整体性，读起来也有断断续续之憾。于是我们采取了新的体例，这也是本书的一个小小特色。当然，为了理解的方便，我们还是把原文和译文分了段落；因此，读者在读到诠释时，还是不得不与原、译文的段落一一对应地去看。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1992年3月30日

目 录

逍遥游	译 文	1
	诠 释	6
	原 文	9
齐物论	译 文	13
	诠 释	24
	原 文	31
养生主	译 文	38
	诠 释	41
	原 文	43
人间世	译 文	45
	诠 释	55
	原 文	60
德充符	译 文	67
	诠 释	74
	原 文	77
大宗师	译 文	83
	诠 释	93
	原 文	98
应帝王	译 文	106
	诠 释	110
	原 文	112
骈 拇	译 文	116
	诠 释	119
	原 文	121

马 蹄	译 文	124
	诠 释	126
	原 文	127
肱 篲	译 文	129
	诠 释	132
	原 文	134
在 宥	译 文	137
	诠 释	143
	原 文	147
天 地	译 文	152
	诠 释	163
	原 文	170
天 道	译 文	179
	诠 释	184
	原 文	188
天 运	译 文	193
	诠 释	201
	原 文	206
刻 意	译 文	213
	诠 释	215
	原 文	216
缮 性	译 文	219
	诠 释	221
	原 文	223
秋 水	译 文	226
	诠 释	235
	原 文	240

至 乐	译 文	247
	诠 释	252
	原 文	255
达 生	译 文	260
	诠 释	267
	原 文	273
山 木	译 文	281
	诠 释	289
	原 文	294
田子方	译 文	300
	诠 释	308
	原 文	311
知北游	译 文	318
	诠 释	327
	原 文	332
后 记		340

逍 遥 游

[译文]

—

北海有条鱼，它的名字叫鲲。鲲之大，不知有几千里！它化而成鸟，又叫做鹏。鹏的背，又不知有几千里！它振翼而飞，那双翅啊就象遮天的云！这只鸟，海啸时就飞往南海。那南海，是天然的大池。

《齐谐》这本书，是专门记载稀奇古怪之事的。书中说：“当鹏往南海飞迁之时，它激起水花达三千里！它双翼拍打着旋风直上九万里高空。它是乘着六月的大风飞去的。”大地蒸腾之气如野马群奔，尘土飞扬，亿兆生物被狂风吹拂而颤动，（这就是鹏飞起时的壮观场面！）（仰视天空，）天色苍茫，那是它的本色吗？它的高远真的没有穷极吗？大鹏往地上看，大概也是这般景象吧。

水如果不深，就浮不起大船。倒一杯水在堂前小坑里，放根小草叶可以当“船”；但如放个杯子就会搁浅。这就是水浅而“船”大的缘故。风的强度如果不大，也就无力承浮起巨大的翅膀。所以鹏只有飞到九万里高空，在它翼下的风才巨厚而强劲，它才能乘着风力，背负青天而无所阻碍，才能飞往南海。

蝉和小鸠讥笑大鹏说：“我拚老命飞高，不过飞到高高的榆树和檀树顶上就到顶了。有时实在飞不上去，就降到地面上算了。何必要高飞九万里到南海去呢？”是啊，我们到郊野去，

只带三餐粮食，当天就回，肚子还饱饱的。去百里之外，要备一宿的食物；到千里之外的地方，就要备好三个月的粮食。（虽然比起大鹏的行动来不值一提？）这两小虫鸟又那里想得到呢？

所以，小智灵是无法理解巨灵之意的，短命生物也无法与长寿生物进行心灵沟通。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比如朝生暮死的小虫子，哪里知道什么叫做一个月？这季生下季就死的寒蝉，岂能知道什么叫一年四季？这就是短命生物的情形。楚国南方有一只灵龟，以五百年为一春季，五百年为一秋季；上古时代一棵大椿树，更以八千年为一春，八千年为一秋，这就是长命生物的情形。彭祖^①至今还以长寿而闻名于世界，我们这些庸常之人比起他来，不也相当可怜可悲吗？

商汤王曾经这样地问他的贤臣棘。汤王问：“上下四方有极限吗？”棘说：“无极之外，又是无极！不毛之地的北边，有一个广阔无涯的大海，那就是天池。那里有条鱼，它的背宽有几千里，没人知道它到底有多长，它的名字就叫鲲。有只鸟，名叫鹏，鹏的背象泰山，翅膀象天边的云，乘着旋风飞上九万里高空，超绝云气，背负青天，然后向南飞翔，飞到南海。小泽里的麻雀讥笑它说：‘它想到哪里去呢？我腾跃而飞，不过几丈高就落下来；在蓬蒿丛中飞来飞去，也就尽了我飞行的本事。这大鹏到底要到哪儿去呢？’”这就是小和大的分别啊！

有些人才能可胜任某一官职，言行可以合乎某一乡俗，其德性可以投某一国君之所好而获得一国之信任，他们自鸣得意，其实也就象这小麻雀一样可怜！而宋荣子^②就常嗤笑他们。宋先生能够达到这样一种精神境界：全世界都赞扬他，他

① 上古神话中的长寿老人。

② 战国时齐国稷下学派人物之一，哲学家，又名宋钘。

也不感到激动、不奋勉；全世界都批评他，他也不感沮丧。他能清楚地辨别内在之我和外在之物的分际，认清光荣和耻辱的真正界限。这样就相当了不起了。他对于世俗的声誉并没有汲汲去追求。然而尽管如此，也还有些境界他仍未达到。

列子^① 乘风而行，轻巧极了，游了十五天才回返。他对于求福之类的事，也并没有用心思。这样虽然可免于步行，但毕竟有所依恃或凭借。若能顺着自然的规律，而把握六气的变化，以遨游于无穷的境界，他还有什么依恃凭借的呢？

所以说：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真正的超凡脱俗之人应该忘却自己、顺天无为、忘却功名。）

二

尧^② 欲把天下让给许由^③。尧说：“日月当空时，如果烛火不熄掉，而要和日月比光亮，不是太难了吗？！及时雨从天而降时，如果还在那里挑水灌溉，这对于禾苗来说，岂不是多余的吗？！先生您一登位，天下便可大治，而我却还占着君主的位子，自感惭愧。请容我把天下禅让给您！”

许由说：“你治天下，天下就已经治理得很不错了。现在却要我来取代你，我图个什么！我为着名吗？‘名’对于‘实’来说不过是‘宾客’而已，（是无关紧要的身外之物。）。我难道就当这个‘宾客’吗？小鸟在深林里筑巢，所需不过一树枝；偃鼠

① 战国神话中的人物。

② 上古时的圣王。

③ 上古时的著名隐士。

到河里饮水，所需不过满腹，（我愿这样俭朴淡泊地生活。）您请回吧！我要天下干啥？厨师即使不下厨房，主祭的人也不应越俎代庖去烹调！”

肩吾问连叔^①说：“我曾听接舆^②谈话，大而无当，一说不回头。我对他的话感到惊骇，他的话就象天上星河一般漫无边际，高深莫测，不合世情。”

连叔问：“他到底说了些什么？”

“他说：‘在远远的姑射山上，住着一个神人，肌肤象冰雪一样洁白，容貌象处女一般秀美；不吃五谷，吸清风饮露水，乘着云气，驾御飞龙，而遨游于四海之外。他的精神凝聚，能使万物不受灾害，百谷丰收。’我以为这是一时狂言乱语，所以不相信。”

连叔说：“当然喽！瞎子，我们无法和他共赏文彩之美观；聋子，我们无法和他共赏钟鼓之乐声。岂止是生理上有聋有瞎吗？心智上的‘聋’‘瞎’也有的是！这话就是说你这种人的。那个神人，他的德量，广被万物而合为一体；人世喜纷扰，他怎肯劳劳碌碌去管世间的俗事呢？这神人，外物伤害不了他，洪水滔天也淹不死他，大旱早到金石熔化，土山枯焦他也不感到热。他弃脱的尘垢秕糠，也可以造出尧、舜^③来。他怎么肯纷纷扰扰以俗物为事呢？”

宋人到越国贩卖帽子，越人风俗断发纹身，用不着帽子。

尧治理天下的人民，理顺海内的政事，然后前往遥远的姑射山上，汾水的北边，去拜见四往得道之士，不禁茫然忘了自

① 二人均为古时修道之士。

② 楚国隐士，狂人。

③ 尧舜二人均为上古圣王。

已身居天下之位。

三

惠施^①对庄子说：“魏王送我一些大葫芦的种子，我把它种植出来，结的葫芦竟有五石之大。用它来盛水吧，既不结实且又不能拿动；把它剖开做瓢吧，这瓢又太大没地方放。不是不大，我看它没有用处，就把它砸了。”

庄子说：“你真是不善于利用大东西啊！宋国有个擅长调制防手脚冻裂药物的人，他家世代代都以为人漂洗丝絮为业。有个外来人听说了，要求用一百金的价钱买他的药方。这个人回家召集全族人商议说：“我们家祖祖辈辈为人洗涤丝絮，所得收入不过数金；今天一次就能靠买这个技术换得百金，（我们太划算了，）应该给他。”那外来人得到药方后，便凭此去游说吴王。恰好当时越国进犯吴国，吴王就派此人率军队，冬天和越国军队进行水战，（凭了这不龟手之药）大败越军。于是吴王割地封赏他。同样是一个能使手不龟裂的药方，有人因它受到封赏，有些人却不免于世代干为人洗涤丝絮的苦力，这就是使用的方法不同啊！你现在有容量五石之大的葫芦，为何不用来作腰舟浮游于江湖呢？反而愁它太大无处可容！可见你心里还是茅塞未开啊！”

惠施对庄子说：“我家有棵大树，大家都叫它‘樗’。它的树干结瘤太多而不合木工的绳墨，它的小枝又弯弯曲曲而不合工匠的规矩。它生长在路边，匠人都不愿看它。现在你的言论

① 庄子的朋友，哲学家，擅长诡辩。

(也如此),大而无用,大家都唾弃。”

庄子说:“你难道没有看见野猫和黄鼠狼吗?他们卑伏着身子,伺捕出游的小动物。它东蹦西跳,不避高低,(好象了不起;)可往往踏中人设的捕器,死于网罗之中。再看那鼈牛,身躯庞大如天边的云,虽然不能抓老鼠,但它的功能可大了。现在你有这么一棵大树,还愁它无用。何不把它栽在那虚寂的乡土、广漠的旷野,然后无所作为自得其乐地在树旁转悠,逍遥地躺在树荫下。不遭受斧头的砍伐,也没有什么东西能侵害它,虽然(用庸人的标准)无所可用,那又有什么值得烦恼的呢?”

[诠释]

人在桎梏中,故想逍遥游。

庄子生当中国文明的一个重大转折时期,他亲身经历了公元前4世纪至3世纪周王室衰微、诸侯列国混战、百姓生灵涂炭的炼狱般的时代,体验了新旧秩序、新旧观念急剧更替的剧痛;在这文明巨变的剧痛中,他没有麻木,没有恐惧,而是在苦苦思索;这些思索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哲人,一个思想巨匠。《庄子》一书就是那个急剧动荡变革时代的一份思想答卷,《逍遥游》就是这份答卷的重要部分。

《逍遥游》篇的主旨是说一个人应当突破功、名、利、禄、权、势、尊、位等等“身外之物”的束缚,应使自己的精神或灵魂

悠闲自在、无挂无碍地遨游于无物、无我的无穷世界。

庄子认为，正因为有了人们对功名利禄权势的渴求与争夺，所以才有了人世间无穷无尽的罪恶与痛苦。如果人们都作精神的逍遥之游，那么他们所体验的世界就不是一个充满功利追逐和痛苦的狭隘的世界，而是一个气势磅礴的广阔世界。

—

鲲鹏活动的世界是一个广阔无穷、气势磅礴的世界。大鹏，就是不为外物所蒙蔽、束缚的自由灵魂的象征，就是至人的象征。文中暗示，我们肉体通常体验到的这个世界，有如“覆杯水如坳堂之上，芥为之舟”，有如蜩与学鸠这些蓬间小雀在榆枋树间的跳跃，有如“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是极为可怜和狭隘的。但如我们摆脱了功名利禄这些俗物的束缚，我们的精神或灵魂将感验到大鹏所体验的那个宏大世界。那时，我们的灵魂或精神也会伟岸庞大，也会“水击三千里，搏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于是那个居高临下的巨灵般的我看到的人间只是“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看到的只是苍苍茫茫的无穷生物的无穷流变浪潮，再也没有什么功名利禄权势争夺不已的烦恼世界。

蓬间小雀就是庸常大众肉体的象征。它们与大鹏之间永远只能是“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有天壤之别。最主要的差别在于它们“有所待”，也就是有着对俗物的凭藉、追求、期待；“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便洋洋自得，所以也就只能“翱翔蓬蒿之间”了。

真正的圣哲应该“无所待”，不凭依、不期求任何俗物，他

只凭恃自然赋予的一切，放任自然，“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辨，以游无穷”，达到完全彻底的逍遥境界！对他来说，无所谓物我，无所谓功、名，他与世界一同永恒！

二

对于根本忘却功名利禄权位为何物的人来说，天子之位亦不过是鄙俗之物。这种入神出化的人，他的需求就如小鸟“巢于深林，（所需）不过一枝；偃鼠饮河，（所需）不过满腹”，如此便怡然自得。他们只要纯任自然的生活，其他一切对他毫无意义。

这样入圣的人就是所有获得绝对自由的灵魂的象征。那“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游乎四海之外”、“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的神人，正是庄子所设想的脱逸于物界之上的自在逍遥的灵魂。

三

庸庸众生竟然追逐世俗功名利禄是蔽于小用而罹大害；而去功、去名、去己是以无用为大用——保全天所赋予的一切。

对于那超逸的、绝对自由的灵魂来说，人若能如那棵“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的无用至极的大树一样，实在是太理想的状态了。正由于其“无所可用”，所以才能“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困苦；若将天赋的生命智慧用